

感悟

皆大欢喜

王张应

那天,我挑两棵新鲜油麦菜,装进塑料袋子准备过秤付款。突然听见超市店长——那个系红围裙的年轻女子非常生气地训斥声:每回都这个样子,你別来买菜了,我们不欢迎你來!都像你这样,店早就关门了!我心里一拎:骂谁呢?这也太言重了吧!

扭头去看,年轻女店长站在一位老太太旁边,一脸怒氣地看着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该有七十大几吧,瘦瘦的,后背都快弯成一张弓了。此刻,她正伸着头择菜,挑挑拣拣,装进塑料袋子的是一些鲜嫩的白菜心,她手边凌乱地散布着一些菜帮子。

我明白了,都是这些菜帮子惹的祸。撇下的菜帮子就废掉了,年轻女店长肯定心疼。那老太太心态好,人家怎么训斥她充耳不闻,一点反应都没有。或许,她老人家本来就耳背,只见别人嘴巴动,根本听不见人在说什么。这样挺好,省掉许多麻烦。女店长骂几句也就算了,老少双方不会起争执。

买菜时有挑有拣实在难免,谁也不会闭着眼睛买回一包烂菜。不过那位老太太可能太会过日子了,她精打细算到精益求精的程度。女店长朝老太太发火,语气是重了些,心情却可以理解,她有她的难处。管理不善出现亏损,这个店就会关门。说实话,小区门口生鲜店不能关门,它一关门我们这些天天买菜的人就会失去原有的方便,生活规律和习惯都会被打破。

入夏后,豇豆上市,我常买豇豆。跟人家不一样,别人喜欢买嫩豇豆,我却喜欢买老豇豆。嫩豇豆身子骨结实实,通体紧绷绷的,苗条得很。炒熟了,吃起来脆响,只是味儿有点青涩气。老豇豆疲沓沓的,像老人松松垮垮的皮肤,很不好看。烧熟了烂兮兮的没个正形,它的味儿却绵厚。

有次在超市准备买豇豆,见一位老妇人在那里挑嫩豇豆。她从成捆的豇豆里,一根根挑出最嫩的豇豆。女店长见了,几大步跨过来大声提醒她,你不能这么挑,嫩的都让你挑走,老的卖给谁呢?

老的卖给我吧,我喜欢买老豇豆。我随口搭腔道。女店长狠狠白我一眼,对我唱她反调的行为严重不满,甚至她可能怀疑我跟那老妇人是一伙的。冲着她的白眼,我补上一句,真的,我就要买老豇豆。你在几捆豇豆里,拣最老的挑给我。

听我这么说,女店长笑了。她笑起来,比她满脸怒气的时候好看多了。估计她很难相信世上竟有这等傻的人,买菜不买嫩的故意买老的。为证实我说的不是假话,她亲自动手,在成捆的豇豆里,将那些疲沓沓的老豇豆一根根挑出来,递给我。见我果真接到手,她便放心挑,手里抓的老豇豆越来越多。

我赶紧跟她打招呼,不要给我太多,一两斤就够了,太多了留不住,会烂掉的。我的话尾子该是扫到女店长的关注点上了,超市里嫩豇豆当天卖不完次日可以接着卖。老豇豆可就不行,本是疲沓沓的没看相,过一夜就更好看。挑走嫩豇豆,留下老豇豆,店家肯定不愿意。反过来,挑走老豇豆,留下嫩豇豆,店家自然乐意。

后来去超市买菜,女店长见我就笑。不等我说话,她先声夺人,你要买老豇豆吧,我来给你挑。说完,她就到成捆的豇豆前,一根根抽出老豇豆。抽得差不多了,我就喊她,可以了,今天只买这么多,明天再来买。

再后来,在超市里见到女店长,她便热情招呼,老豇豆都给你挑好了,直接拿去过秤吧。她也不问我要不要买老豇豆,直接将一把老豇豆塞进塑料袋子里,递给我。其实,我并不是天天都想买老豇豆,她将老豇豆递到我手上,我就不好意思说不要。

有几天,我去了外地。回来后去超市买菜,女店长见面就数落我,哎呀,上次给你留了老豇豆,你不来买,害得我们将一把老豇豆留烂扔掉了。我一听,眉头直想打皱,但我忍住了。我朝她略带歉意地笑笑,顺着她的话说,是吧,那么好的东西烂掉真可惜。原本我是想说,我又没让你给我留老豇豆,只是没说出口。随手抽几根老豇豆,去那边过秤。走到女店长身边,我对她说,下次不麻烦你给我预留老豇豆了。我来超市自选,不来买菜,我也不用担心老豇豆给留烂了。这样才好,店客各自方便,皆大欢喜。

那时刻,女店长脸上露出尴尬的微笑。但看得出来,她内心还是欢喜的。

行走

给淮河打个“结”

丁迎新

这是一次只针对一地一项内容的专题采风,在千里淮河的中游,一个位于安徽省霍邱县叫作临淮岗的小镇。小镇很普通,但因为历史上以洪灾泛滥著称的淮河在这里打了个“结”,而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正值初夏,室外温度已达三十摄氏度以上。站在近九公里的主坝上,蓝天高阔,絮云缥缈,极目远眺,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豪情,仿佛一瞬间化身为三国时期的张飞,主坝就是丈八蛇矛,牢牢镇守在此,与狰狞肆虐的洪水无畏对峙,直至降服。

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淮河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相对于诸多热门的风景名胜,并没有喧闹的游客,也没有太多的观赏性,但当你了解了淮河,了解了历史上的淮河对两岸的巨大影响,了解了建在此地的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你收获的只能是震撼两个字。

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桐柏山的淮河,干流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流域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全长约为10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千米。据历史文献统计,公元前252年至公元1948年的2200年中,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27次。16世纪至新中国初期的450年中,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从1400~1900年的500年中,流域内发生较大旱灾280次。洪涝旱灾的频次超过三年两淹,两年一旱,灾害年占整个统计年的90%以上,不少年洪涝旱灾并存,往往一年内涝了又旱,有时则先旱后涝。年际之间连涝连旱等情况也经常出现。

一路陪同的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副局长李君廷告诉我们,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起源是1951年建设的润河集分水闸工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全面聚焦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中,在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便笺上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这已是1950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后毛泽东连续四次批示治淮工作,并由此推动形成“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目的很明确,定位于淮河干流中游的防洪关键性工程。

1958年8月,临淮岗水库开工建设,因国家经济困难等原因于1962年4月停建。1991年淮河大水后,国务院确定在“九五”期间研究建设

岁月

老扇轻摇

李云斌

客厅沙发角落里放着一台电风扇,全金属构件,按键式操作控制,油漆斑驳,购于四十年前夏天。家里相继装过分体式空调,换新房时改装成中央空调,又陆续购进几台新式风扇,智能遥控,轻巧美观。这台老电风扇始终舍不得丢弃,岁岁为我们全家奉献清凉。

家里每个老物件都印上岁月的痕迹。那年暑假,妻任教的学校为我们调整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原有的一台落地电风扇不够用。虽然我俩月收入不足百元,购买一台电风扇要花去近两个月工资,反复斟酌,下决心还是再添置一台。

七月初的某天上午,我乘公交车至市府广场,下车后直奔城隍庙黄山电扇厂专卖店。门面不大,装潢简单,品种单调,只有落地和台扇两种。

正是暑热天气,顾客盈门,有的精挑细选仍不放心,要求当场安装试运行。服务员拆开

包装箱,边耐心组装边详细介绍各种按键功能,忙得应接不暇。店室内显得十分拥挤,移步要小心翼翼,几台电风扇不停地运转,风来自不同方向,身上仍然汗涔涔。

仔细瞅着几台正在试运行的电扇,见都能正常工作。略思忖,刚出厂的产品都经过几道检验工序,一般不会出现质量问题。两个包装箱拆开,再装回去,从门店到公交站还要走一段距离,不如原装的好携带。跟服务员商量,不拆封,直接带走,回家安装如遇质量问题再来调换,她们爽快地应承。回家安装完毕试运行,一切顺利。

从此,我每年国庆节假期将它拆卸开仔仔细清洗、晾干,再用机油通体轻轻擦拭一遍,从加油孔注入几滴机油,保持转动部分始终润滑。然后再套上特制的布罩,放置阴凉干燥处。每次擦拭的时候,总觉得触摸的不是冷冰冰的老物件,而是一段历史,是一个记忆。